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百八十四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六

論語七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章

行夫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罕言者不是不言又不可多言特罕言之耳罕言利者蓋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

豈不言利但所以罕言者正恐人求之則害義矣罕言命者凡吉凶禍福皆是命若儘言命恐人皆委之於命而人事廢矣所以罕言罕言仁者恐人輕易看了不知切已上做工夫然聖人若不言則人又理會不得如何是利如何是命如何是仁故不可不言但雖不言利而所言者無非利雖不言命而所言者無非命雖不言仁而所言者無非仁

問子罕言利曰利最難言利不是不好但聖人方要言

恐人一向去趨利方不言不應是教人去就害故但罕言之耳蓋利者義之和義之和處便利老蘇嘗以為義剛而不和唯有利在其中故和此不成議論蓋義之和即是利却不是因義之不和而遂用些小利以和之後來東坡解易亦用此說更不成議論也

問子罕言利孔子自不曾說及利豈但罕言而已曰大易一書所言多矣利只是這箇利若只管說與人未必曉得以義為利之意却一向只管營營貪得計較

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這箇是
說利但人不可先計其利唯知行吾仁非為不遺其
親而行仁唯知行吾義不為不後其君而行義

問或曰罕言利是何等利楊氏曰一般云云竊謂夫子
罕言者乃放於利而行之利若利用出入乃義之所
安處却不可以為一般曰利用出入之利亦不可去
尋討尋討着便是放於利之利如言利物足以和義
只去利物不言自利又曰只元亨利貞之利亦不可

計較計較著即害義為義之人只知有義而已不知

利之為利

文振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命只是一箇命有以理

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與人者是理也人之

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

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仁之理

至大數言之不唯使人躐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蓋

舉口便說仁人便自不把當事了 以上語類五條

子絕四章

這意字正是計較底私意

意私意之發必在事先固在事後我私意成就四者相因如循環

徐問意必固我曰意是要如此聖人只看理當為便為不當為便不為不曾道我要做我不要做只容一箇我便是意了曰必固之私輕意我之私重否曰意必固我只一套去意是初創如此有私意便到那必處

必便到固滯不通處固便到有我之私處意是我之發端我是意之成就曰我是有人己之私否曰人自是人己自是己不必把人對說我只是任己私去做便於我者則做不便於我者則不做只管就己上計較利害與人何相關人多要人我合一人我如何合得呂銘曰立己與物私為町畦他們都說人己合一克己只是克去己私如何便說到人己為一處物我自有一等差只是仁者做得在這裏了要得人也如

此便推去及人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人我只是理一分自不同

問意私意也我私己也看得來私己是箇病根有我則有意曰意是初發底意思我則結撮成箇物事矣有我則又起意展轉不已此四事一似那元亨利貞但元亨利貞是好事此是不好事

問横渠謂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略有可疑曰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化

去者若曰絶私意則四者皆無則曰子絶一便得何用更言絶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也

問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所謂有事者如何曰横渠亦有此説若既無此天理流出亦湏省着

問意必固我伊川以發而當者理也發而不當者私意也此語是否曰不是如此所謂毋意者是不任已意只看道理如何見得道理是合當如此做便順理做將去自家更無些子私心所以謂之毋意若才有些

安排布置底心便是任私意若元不見得道理只是任自家意思做將去便是私意縱使發而偶然當理也只是私意未說到當理在伊川之語想是被門人錯記了不可知

横渠之意以絶為禁止之辭是言聖人將這四者使學者禁絶而勿為母字亦是禁止之意故曰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敎也必是事之未來處固是事之已過處以上語類八條

絶四有兩說一說為孔子自無此四者毋即無字古書通用耳史記孔子世家正作無字也一說為孔子禁絶學者毋得有此四者今來諭者乃此意也兩說皆有意思然以文意攷之似不若只用前說之為明白平易也又來諭毋意一句似亦未安意只是私意計較之謂不必以溢美溢惡證之恐太遠却文意也餘三句則所論得之無可議者矣大抵意是我之發我是意之根必在事前固在事後嘗在二者之間生於

意而成於我此又四者之序也○荅吳晦叔文集

子畏於匡章

問天之將喪斯文未喪斯文文即是道否曰既是道安得有喪未喪文亦先王之禮文聖人於此極是留意蓋古之聖人既竭心思焉將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故常恐其喪失而不可攷

子畏於匡一節看來夫子平日不曾如此說往往多謙抑與此不同先生笑云此却是真箇事急了不覺說

將出來

敬之問明道舍我其誰是有所受命之辭匡人其如予何是聖人自做著天裏孟子是論世之盛衰已之去就故聽之於天孔子言道之盛衰自應以已任之未審此說如何曰不消如此看明道這說話固是說未盡如孔子云天之將喪斯文天之未喪斯文看此語也只看天如何只是要緊不在此處要緊是看聖賢所以出處大節以上語類三條

太宰問於子貢章

先生曰太宰云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是以多能為聖也子貢對以夫子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是以多能為聖人餘事也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是以聖為不在於多能也三者之說不同諸君且道誰說得聖人地位著諸生多主夫子之言先生曰太宰以多能為聖固不是若要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為盡蓋聖主於德固不在多

能然聖人未有不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意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也

問天縱之將聖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何如曰天放縱聖人做得恁地不去限量他問如此愚不肖是天限量之乎曰看氣象亦似天限量他一般如這道理聖人知得盡得愚不肖要增進一分不得硬拘定在這裏

太宰知我乎以下煞有曲折意思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這便見聖人待人恁地溫厚又曰聖人自是多能今若只去學多能則只是一箇雜骨董底人所以說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問吾不試故藝曰想見聖人事事會但不見用所以人只見他小小技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業來不復有小小技藝之可見矣問此亦是聖人賢於堯舜處否曰也不須如此說聖人賢於堯舜處却在於收

拾累代聖人之典章禮樂制度義理以垂於世不在此等小小處此等處非所以論聖人之優劣也横渠便是如此說以為孔子窮而在下故做得許多事如舜三十便徵庸了想見舜於小事也煞有不會處雖是如此也如此說不得舜少年耕稼陶漁也事事去做來所以人無緣及得聖人聖人事事從手頭更歷過來所以都曉得而今人事事都不會最急者是禮樂樂固不識了只是日用常行吉凶之禮也都不曾

講得以上語類四條

吾有知乎哉章

問吾有知乎哉與吾無隱乎爾意一般否曰那箇說得闊這箇主荅問而言或曰那箇兼動靜語默說了曰然

林恭甫問此章曰這空空是指鄙夫言聖人不以其無所有而略之故下句更用我字喚起

問竭兩端處疑與不憤不啟一段相反不憤不啟聖人

待人自理會方啟發他空空鄙夫必著竭兩端告之如何曰兩端就一事而言說這淺近道理那箇深遠道理也便在這裏如舉一隅以四角言這卓子舉起一角便有三角在兩端以兩頭言之凡言語便有兩端文字不可類看這處與那處說又別須是看他語脈論這主意在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聖人謙辭言我無所知空空鄙夫來問我又盡情說與他凡聖人謙辭未有無因而發者這上面必有說話門人想記

不全須求這意始得如達巷黨人稱譽聖人博學而無所成名聖人乃曰吾執御矣皆是因人譽已聖人方承之以謙此處想必是人稱道聖人無所不知誨人不倦有這般意思聖人方道是我無知識亦不是誨人不倦但鄙夫來我則盡情向他說若不如此聖人何故自恁地謙自今觀之人無故說謙話便是要人知模樣以上語類三條

無知者聖人之謙辭叩其兩端而竭焉又言己雖無知

而於告人不敢不盡大凡聖人氣象只是如此若實看自然見得無世俗許多玄妙虛浮之說也叩兩端而竭只如程先生范尹諸公說盡之若曰只舉兩端教人默識取中間底此又近世禪學之餘三代以前風俗淳厚亦未有此等險薄浮誕意思也〈答江德功○文集〉

鳳鳥不至章

鳳鳥不至聖人尋常多有謙辭有時亦自諱不得〈語類〉

子見齊衰者章

康叔臨問作與趨者敬之貌也何為施之於齊衰與瞽者曰作與趨固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見冕衣裳者敬心生焉而因用其敬見齊衰者瞽者則哀矜之心動於中而自加敬也吕刑所謂哀敬折獄正此意也

問作與趨如何見得聖人哀矜之心曰只見之過之而變容動色便是哀矜之豈真涕泣而後謂之哀矜也

以上語類二條

顔淵喟然歎章

學者說顔子喟然歎曰一章曰公只消理會顔子因何見得到這裏是見箇甚麽物事衆無應者先生遂曰要緊只在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三句上須看夫子循循然善誘底意思是如何聖人教人要緊只在格物致知克己復禮這箇窮理是開天聰明是甚次第

正淳問顔淵喟然歎曰一段曰吾人未到他地位畢竟

未識說箇甚麽再問乃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是沒捉摸處是他顔子見得恁地如有所立卓爾是聖人已到顔子未到處

仰高鑽堅瞻前忽後此猶是見得未親切在如有所立卓爾方始親切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只是脚步未到葢不能得似聖人從容中道也

祖道問顔子此說亦是立一箇則例與學者求道用力處故程子以為學者須學顔子有可依據孟子才大

難學者也曰然

周元興問顏子當鑽仰瞻忽時果何所見曰顏子初見聖人之道廣大如此欲向前求之轉覺無下手處退而求之則見聖人所以循循然善誘之者不過博文約禮於是就此處竭力求之而所見始親切的當如有所立卓爾在前而歎其峻絶著力不得也又問顏子合下何不便做博文約禮工夫曰顏子氣禀高明合下見得聖人道大如此未肯便向下學中求及其

用力之久而後知其真不外此故只於此處著力爾

夫子之教顏子只是博文約禮二事至於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處只欠箇熟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大率看文字且看從實處住如喟然歎一章且看到那欲罷不能處如後面只自家工夫到那田地自見得都不必如此去贊詠想像籠罩

欲罷不能是住不得處唯欲罷不能故竭吾才不唯見

得顏子善學聖人亦見聖人曲盡誘掖之道使他歡喜不知不覺得到氣力盡處如人飲酒飲得一盃好只管飲去不覺醉郎當了

恭父問顏子平日深潛純粹到此似覺有苦心極力之象只緣他工夫到後視聖人地位卓然只在目前只這一步峻絶直是難進故其一時勇猛奮發不得不如此觀揚子雲言顏苦孔之卓似乎下得箇苦字亦甚親切但顏子只這一時勇猛如此却不見迫切到

末由也已亦只得放下曰看他别自有一箇道理然
兹苦也兹其所以為樂也

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絶又大段著力不
得所以著力不得縁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了賢
者若著力要不勉不思便是思勉了此所以説大段
著力不得今日勉之明日勉之勉而至於不勉今日
思之明日思之思而至於不思自生而至熟正如寫
字一般會寫底固是會不會寫底須學他寫今日寫

明日寫自生而至熟自然寫得
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這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
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所以不可及自家纔著意
要去做不知不覺又蹉過了且如恭而安這是聖人
不可及處到得自家纔著意去學時便恭而不安了
此其所以不可能只是難得到恰好處不著意又失
了纔著意又過了所以難橫渠曰高明不可窮博厚
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歎也雖說得拘然

亦自說得好或曰伊川過不及之說亦是此意否曰然蓋方見聖人之道在前自家要去趕著他不知不覺地蹉過了那聖人之道又却在自家後了所謂忽然在後也只是箇中庸不可能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序博文中亦自有次序約禮中亦自有次序有箇先後淺深欲罷不能便只是就這博文約禮中做工夫合下做時便是下這十分工夫去做到得這歎時便是欲罷不能之效衆人

與此異者只是爭這箇欲罷不能做來做去不知不覺地又住了顏子則雖罷而自有所不能不是勉强如此此其所以異於人也又曰顏子工夫到此已是七八分了到得此是滔滔地做將去所以欲罷不能如人過得箇關了便平地行將去以上語類十一條

問夫子教人不出博文約禮二事在門人莫不知有此學惟顏子獨於博約之間有所進有所得故高者有可攀之理堅者有可入之理在前在後者有可從而

省其的之理非若其他僅可以弗畔而已此門人之所以不可企及也曰此說得之○荅李堯卿文集

子疾病章

問子路使門人為臣一章曰世間有一種事分明是不好人也皆知其不好謂如子路使門人為臣此等事未有不好亦未為欺天但子路見不透却把作好事去做了不知其實却不是了語類

子貢曰有美玉章

問沽之哉哉之為義以常例言之則為疑辭集注直曰固當賣之而不以為疑辭何也曰哉本歎詞其或為疑辭者亦歎以疑之也此言沽之哉而繼以待價則不得為疑辭矣答李守約○文集

子欲居九夷章

問子欲居九夷使聖人居之真有可變之理否曰然或問九夷前輩或以箕子為證謂朝鮮之類是否曰此亦未見得古者中國亦有夷狄如魯有淮夷周有伊

雒之戎是也又問此章與乘桴浮海莫是戲言否曰只是見道不行偶然發此歎非戲言也因言後世只管說當時人君不能用聖人不知亦用不得每國有世臣把住了如何容外人來做如魯有三桓齊有田氏晉有六卿比比皆然如何容聖人插手語類

出則事公卿章

正淳問出則事公卿一段及范氏以燕而不亂為不為酒困如何曰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

精密道理却愈無窮故曰知崇禮卑又曰崇德廣業蓋德知雖高然踐履却只是卑則愈廣又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此章之義似說得極低然其實則說得極重范氏似以不為酒困為不足道故以燕飲不亂當之過於深矣語類

子在川上章

問逝者如斯曰逝只訓往斯字方指川流處

或問子在川上曰此是形容道體伊川所謂與道為體

此一句最妙某嘗為人作觀瀾詞其中有二句云觀川流之不息兮悟有本之無窮又問明道曰其要只在謹獨如何曰能謹獨則無間斷而其理不窮若不謹獨便有欲來參入裏面便間斷了也如何却會如川流底意又問明道云自漢以來諸儒皆不識此如何曰是他不識如何却要道他識此事除了孔孟猶是佛老見得些形象譬如畫人一般佛老畫得些模樣後來儒者於此全無相著如何教他兩箇不做大

問注云此道體之本然也後又曰皆與道為體向見先生說道無形體却是這物事盛載那道出來故可見與道為體言與之為體也這體字較粗如此則與本然之體微不同曰也便在裏面只是前面體字說得來較闊連本末精粗都包在裏面後面與道為體之體又說出那道之親切底骨子恐人說物自物道自道所以指物以見道其實這許多物事湊合來便都是道之體便在這許多物上只是水上較親切易見

問如何是與道為體曰與那道爲形體這體字却粗只是形體問猶云性者道之形體否曰然

至之問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便是純亦不已意思否曰固是然此句在吾輩作如何使楊曰學者當體之以自强不息曰只是要得莫閒斷程子謂此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謹獨與這裏何相關只少有不謹便斷了

因說此章問曰今不知吾之心與天地之化是兩箇物

事是一箇物事公且思量良久乃曰今諸公讀書只是去理會得文義更不去理會得意聖人言語只是發明這箇道理這箇道理吾身也在裏面萬物亦在裏面天地亦在裏面通同只是一箇物事無障蔽無遮礙吾之心即天地之心聖人即川之流便見得也是此理無往而非極致但天命至正人心便邪天命至公人心便私天命至大人心便小所以與天地不相似而今講學便要去得與天地不相似處要與天

地相似又曰虛空中都是這箇道理聖人便隨事物上做出來又曰如今識得箇大原了便見得事事物物都從本根上發出來如一箇大樹有箇根株便有許多芽蘖枝葉牽一箇則千百箇皆動以上語類六條

語之而不惰章

陳仲亨問語之而不惰於甚處見得曰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欲罷不能皆是其不惰處

問如何是不惰處曰顏子聽得夫子說話自然住不得

若他人聽過了半疑半信若存若亡安得不惰以上語類

二條

子謂顔淵章

問未見其止曰如横渠之説以為止是止於中亦説得但死而不活葢是顔子未到那處未到那成就結果處葢顔子一箇規模許多大若到那收因結果必有大段可觀者也語類

苗而不秀章

苗須是秀秀須是實方成不然何所用學不至實亦何所用語類

後生可畏章

後生可畏是方進者也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中道而止者也曰然語類

法語之言章

植說此章集注云法語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敬憚至帳中可

其奏可謂從矣然黯論武帝内多慾而外施仁義豈非面從集注云巽言無所乖忤故必悅然不繹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如孟子論大王好色好貨齊王豈不悅若不知繹則徒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其能使内無怨女外無曠夫徒知古人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先生因曰集注中舉楊氏說亦好語類

衣敝緼袍章

先生曰李閎祖云忮是疾人之有求是恥已之無呂氏之說亦近此意然此說又分曉

問子路終身誦之此子路所以不及顏淵處蓋此便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底意思然他將來自誦便是無那無伐善施勞意思曰所謂終身誦之亦不是他矜伐只是將這箇作好底事終身誦之要常如此便別無長進矣又問呂氏貧與富交强者必忮弱者必求之語曰世間人見富貴底不是心

裏妒嫉他便羨慕他只是這般見識爾以上語類二條

問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貧與富交強則忮弱則求人唯中無所養而後飢渴得以害其心也故不能自安於貧而有慕乎彼之富此心一動物欲行焉故雖可已而不已孟子所謂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類蓋有不可勝窮之私由是以失其本心而忌嫉忮害生焉否則諂曲以求之而不自知其為卑汚淺陋之甚也子路之志不牽乎外物之誘夫

子稱之欲以進其德惜乎不能充此而上之至有終身誦之之蔽不然簞瓢陋巷之樂當與顔子同之日用工夫信乎不可遽已也曰是○答周舜弼文集

知者不惑章

方毅父問知者不惑明理便能無私否曰也有人明理而不能去私慾者然去私慾必先明理無私慾則不屈於物故勇唯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知至於教人當以知為先

或問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何以與前面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次序不同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此誠而明明而誠也中庸言三德之序如何曰亦為學者言也問何以勇皆在後曰末後做工夫不退轉此方是勇

蔡行夫問仁者不憂一章曰知不惑勇不懼却易理會仁者不憂須思量仁者如何會不憂蔡云莫只是無私否曰固是無私然所以不憂者須看得透方得揚

至之云是人欲淨盡自然樂否曰此亦只是貌說洪慶問先生說是如何曰仁者心便是理看有甚事來便有道理應他所以不憂人所以憂者只是卒然遇事未有一箇道理應他便不免有憂

先生說知者不惑章唯不惑不憂便生得這勇來以上語類四條

問知以明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其要在致知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以仁守之非勇而行之亦不可

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為先曰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答石子重 文集

可與共學章

可與共學有志於此可與適道已看見路脉可與立能有所立可與權遭變事而知其宜此只是大綱如此說

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秤權是將這秤去稱

量中是物得其平處

蘇宜久問可與權曰權與經不可謂是一件物事畢竟權自是權經自是經但非漢儒所謂權變權術之說聖人之權雖異於經其權亦是事體到那時合恁地做方好

先生因說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處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如君子小人君子固當用小人固當去然方當小人進用時猝乍要用君子也未得當其深根固

帶時便要去他即為所害這裏須斟酌時宜便知箇緩急深淺始得

用之問權也者反經而合於道此語亦好曰若淺說亦不妨伊川以為權便是經某以為反經而合於道乃所以為經如征伐視揖遜放廢視臣事豈得是常事但終是正也

吳伯英問伊川言權即是經何也曰某常謂不必如此說孟子分明說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

者權也權與經豈容無辨但是伊川見漢儒只管言反經是權恐後世無忌憚者皆得借權以自飾因有此論耳然經畢竟是常權畢竟是變又問某欲以義字言權如何曰義者宜也權固是宜經獨不宜乎問經權不同而程子云經即權也曰固是不同經是萬世常行之道權是不得已而用之大槩不可用時多

又曰權是時中不中則無以為權矣

亞夫問可與立未可與權曰漢儒謂反經合道為權伊

川說權是經所不及者權與經固是兩義然論權而全離乎經則不是蓋權是不常用底物事如人之病熱病者當服涼藥冷病者當服熱藥此是常理然有時有熱病却用熱藥去發他病者亦有冷病却用冷藥去發他病者此皆是不可常論者然須是下得是方可若有豪釐之差便至於殺人不是則劇然若用得是便是少他不得便是合用這箇物事既是合用此權也所以為經也大抵漢儒說權是離了箇經說

伊川說權便道權只在經裏面且如周公誅管蔡與唐太宗殺建成元吉其推刃於同氣者雖同而所以殺之者則異蓋管蔡與商之遺民謀危王室此是得罪於天下得罪於宗廟蓋不得不誅之也若太宗則分明是爭天下故周公可以謂之權而太宗不可謂之權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故在伊尹可以謂之權而在他人則不可也權是最難用底物事故聖人亦罕言之自非大賢以上自見

得這道理合是恁地了不得也

問經權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此是經也有時行不得處冬日須飲水夏日則飲湯此是權也此又依前是經但經是可常之理權是礙著經行不得處方始用權然當那時却是常理如舜不告而娶是箇怪差底事然以孟子觀之却也是常理只是不可常用如人人不告而娶大倫都亂了伊川說權只是經却說得死了不活如某說非是異伊川說即是須為他

分別經是經權是權如漢儒反經之說却經權曉然在眼前伊川說曉得底却知得權也是常理曉不得底却鶻突了如大過卦說道無不中無不常聖人有小過無大過某謂不須恁地說聖人既說有大過直是有此事但云大過亦是常理則得

恭父問可與立未可與權曰可與立者能處置得常事可與權者即能處置得變事雖是處變事而所謂處置常事意思只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此說義與權

自不同漢儒有反經之説只縁將論語下文偏其反而誤作一章解故其説相承曼衍且看集義中諸儒之説莫不連下文獨是范純夫不如此説蘇氏亦不如此説自以唐棣之華為下截程子所説漢儒之誤固是如此以上語類十條

問未可與權集注之末有云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某竊謂天下之事只有一箇理所重在此則其理不外乎此當嫂溺之時

只合援之以手雖出於急遽不得已之為乃天理人事之不容已者也今云有辨開此一線路恐學者因以藉口而小小走作不暇自顧矣如何曰既云急遽不得已之為即是權不可常而經可常自有不容無辨處若只說權便是經都無分别却恐其弊不止開一線路而已 答劉季章 ○文集

唐棣之華章

或問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一章時舉因云人心放之

甚易然反之亦甚易曰反之固易但恐不能得他久

存爾 語類

唐棣之華敬夫云唐棣之詩周公誅管蔡之事其按論語及詩名南作唐棣小雅常字亦無唐音爾雅又云唐棣杉常棣棣則唐棣常棣自是兩物而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矣且今小雅常棣之詩章句聯屬不應別有一章如此蓋逸詩爾論語此下別為一章不連上文范氏蘇氏已如此說但以為思賢之詩則未

必然耳或説此為孔子所刪小雅詩中之一章亦無所考且以文意參之今詩之中當為第幾章耶與張敬夫

論癸巳論語説○文集

鄉黨第十

總論

鄉黨記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

鄉黨一篇自天命之謂性至道不可須臾離也皆在裏面許多道理皆自聖人身上迸出來惟聖人做得甚

分曉故門人見之熟是以紀之詳也

問賀孫讀鄉黨已終覺得意思如何曰見得段段都是道理合著如此不如此定不得纔有些子不如此心下便不安曰聖賢一句是一箇道理要得教人識著都是要人收拾已放之心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非是學問只在求放心非把求放心為學

問工夫乃是學問皆所以求放心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大要皆欲使人思無邪而已以上語類三條

第二節

問先生解侃侃誾誾四字不與古注同古注以侃侃為和樂誾誾為中正曰衎字乃訓和樂與此侃字不同說文以侃為剛直後漢書中亦云侃然正色誾誾是和說而諍此意思甚好和說則不失事上之恭諍則又不失自家義理之正

問注云侃侃剛直誾誾是和說而諍不知諍意思如何曰說道和悅終不成一向放倒了到合辨別處也須

辨別始得內不失其事上之禮而外不至於曲從如古人用這般字不是只說字義須是想像這意思是如此如恂恂皆是有此意思方下此字如史記云魯道之衰洙泗之閒齗齗如也齗閭字同這正見和悅而諍底意思當道化盛時斑白者不提挈不負戴於道路少壯者代其事到周衰少壯者尚欲執其任而老者自不肯安爭欲自提挈自負戴此正是和悅而諍以上語類二條

第三節

問君名使擯擯如其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擯者五人以次傳命曰古者擯介之儀甚煩如九命擯五人介則如命數是九人賔主相見自擯以下列兩行末相近如主人說一句主人之擯傳許多擯者訖又交過末介傳中介直至賔之上介方聞之賔

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賔有介賔傳命於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

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賔主方相見以上語類二條

第四節

問立不中門或問謂門之左右扉各有中其制可考否曰門之中有闑扉之兩旁有棖棖闑之間即中古人常闔左扉所謂中門者謂右扉之中也

蕭問過位色勃如也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曰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

皆立故史記謂秦王一旦捐賔客而不立朝君立於門屏之閒屏者乃門閒蕭牆也今殿門亦設之三公九卿以下設位於廷中故謂之三槐九棘者廷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也

過位注云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閒曰如今人廳門之内屏門之外似周禮所謂外朝也

問復其位踧踖如也曰此是到末梢又結算則箇若衆人到末梢便撒了聖人則始乎敬終乎敬故到末梢

又整頓則箇以上語類四條

問升堂摳衣用兩手則手中無所執矣若有贄及執圭則升堂有不必摳衣但防其不至躡齊否曰執圭而升則足蹜蹜如有循自不至躡齊矣答李堯卿○文集

第五節

上如揖下如授舊說亦好但此方說升堂時其容如此既升堂納圭於君前即不復執之以下故說作下堂不得所以只用平衡之說言之上下謂執圭之高低

也

執圭上如揖下如授前輩多作上階之上下階之下其實既下則已不用圭往往授介者只是高不過於揖故如揖下不低於授故如授

問聘享之禮曰正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以命圭通信少間仍舊退逐命圭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幣皮輿馬之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夫人凡二四次方畢所獻之物皆受但少間別有物

回之又問庭實曰皮幣輿馬皆陳之於庭實私覿是所遣之大夫既以君命行聘享之禮畢却行私禮參見他國之君也

享禮有容色儀禮謂發氣滿容何故如此曰聘是初見時故其意極於恭肅既聘而享則用圭璧以通信有庭實以將其意比聘時漸紓也

私覿愉愉曰聘者享禮乃其君之信私覿則聘使亦有私禮物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以上語類五條

第六節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為褻服今反以紅紫為朝服

問緅以飾練服緅是絳色練服是小祥後喪服如何用絳色以為飾曰便是不可曉此箇制度差異絳是淺紅色紺是青赤色如今之閃青也

蒨纁絳朱此紅之染數一入為蒨再入為纁三入為絳四入為朱 以上語類三條

君子不以紺緅飾紺玄色說文云深青揚赤色也緅絳色飾者緣領也齊服用紺三年之喪既期而練其服以緅為飾紅紫非正色青赤黃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騮五方之間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為東方之間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合青白而成碧為西方之間色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而成紅為南方之間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而成紫為北方之間色以土之黃克水之黑

合黄黑而成騮為中央之間色答張敬夫問目

問鄉黨非帷裳必殺之集注云朝祭之服用裳間時遺此一句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如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所謂有襞積恐是若今裙制近要有殺是也要半下謂近要者狹半於下面齊也齊倍要謂向下者闊倍於上面要也不知旁無殺縫之制如何恐是深衣之制裳下面是裁布為之近要者殺從其小以就半下之法所以

旁有殺縫也曰此讀集注遺下首句故其下皆無文理昨乍看之亦自曉不得也今添此句讀之自合見得分明矣帷裳如今之裙是也襞積即是摺處耳其幅自全安得謂近要者有殺縫耶答歐陽希遜○以上文集二條

第八節

問割不正不食與席不正不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日用間纔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曰聖人之心無豪釐之差謂如事當恁地做時便硬要恁

地做且如不得其醬不食這一物合用醬而不得其醬聖人寧可不喫葢皆欲得其當然之則故也

不得其醬不食其字正緊要其醬如魚膾芥醬之類以上語類二條

問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集注云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竊謂善字微有未穩善者則有嘉善之意此不厭但不嫌遠而已葢聖人平日簡淡曰以下文推之聖人凡事子細初無簡淡之意若如所說則記者

當云膾不厭粗食不厭糲乃為正理不應反作如此說也答陳安卿

問不得其醬不食醬者當是鮓醢之物曰如魚膾不得芥醬麋腥不得醯醬則不食謂其不備或傷人也答李守約

出三日不食之矣敬夫云或出三日則寧不食焉某按經文此句乃解上文祭肉不出三日之意言所以三日之中食之必盡而不使有餘者葢以若出三日則

人將不食而厭棄之非所以敬神惠也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問鄉黨瓜祭陸氏謂魯論瓜作必而季氏一篇又是齊論則今此書非漢時魯論之篇乃後世相傳集三論皆有混其閒否此雖非大義所係亦當知之　曰何晏序云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然今不可得而分矣舊亦嘗病其如此矣荅陳安卿○以上文集四條

第十節

問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集注云庶其依已而安或

云存室神蓋五祀之屬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故祖考之精神依於巳若門行戸竈之屬吾身朝夕之所出處則鬼神亦必依巳而存曰然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為天子者這一箇神明是多少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蔡云子陵足加帝腹便見客星侵帝座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

帝紂未做不好時便與天相配是甚細事語類

問鄉人儺古人所以為此禮者只為疫癘乃陰陽一帶不和之氣游焉非有形象附著人乃天地精氣所會故至誠作威嚴以驅之則志帥充實精氣强壯自無疑忌怯懾而有可勝之理否但古人此禮節目不可考想模樣亦非後世俚俗之所為者曰後漢志中有此想亦近古之遺法答陳安卿○文集

第十一節

蘇實問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曰古人重此禮遣使者問人於他邦則主人拜而送之從背脊後拜潘子善因言浙中若納婦嫁娶盛禮時遣人入傳語婚姻之家亦拜送之至反命則不拜也

問康子饋藥拜而受之看此一事見聖人應接之間義理發見極其周密曰這般所在却是龜山看得子細云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所以慎疾必告之直也直而有禮故其直不絞龜山為人粘泥

故說之較密以上語類二條

第十三節

問疾君視之方東首常時首當在那邊禮記自云寢常當東首矣平時亦欲受生氣恐不獨於疾時為然曰常時多東首亦有隨意臥時節如記云請席何向請衽何趾這見得有隨意向時節然多是東首故玉藻云居常當戶寢常東首也常寢於北牖下君問疾則移南牖下

問病者居北牖之義曰是就北牖下安牀睡因君來故遷之南牖下使以南面視已耳以上語類二條

君祭先飯先儒舊説蓋本如此近世乃有以為君祭必先黍稷者若然則其音讀亦自不同蓋如先儒之説則飯音上聲而為食之之義如近世之説則飯為去聲而指所食之物二説雖若皆通然細推之則恐先儒之説為長蓋為賓主之禮則主人先客祭然後客祭主人食而後客食今既侍食於君則不敢當此禮

而子之於父臣之於君飲食必先品嘗之而後敢進亦禮之所當然也故謂侍食者於君之祭也而已先食之其義各得若如近世之說則君祭之先後有非已之所得與者其祭之先後自有常禮上下同之不必專言君祭乃先飯也〇荅向伯元文集

第十四節

問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非祭肉不拜朋友之義固當如此後世同志者少而汎然交處者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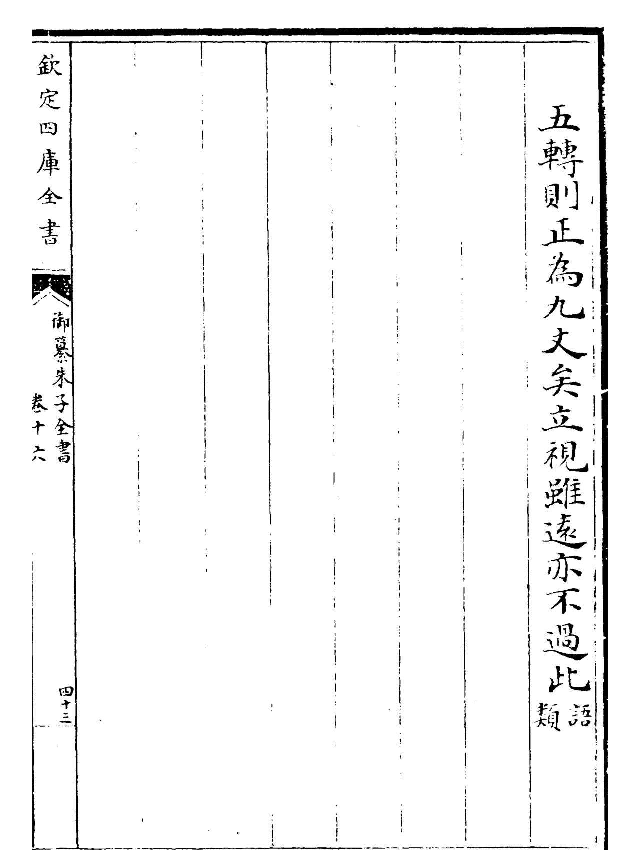
只得隨其淺深厚薄度吾力量為之寧可過厚不可過薄曰朋友交游固有淺深若汎然之交一一要周旋也不可於自家情分稍厚自著如此須是情文相稱若汎汎施之卻是曲意徇物古人於這般所在自分明如交友稱其信也執友稱其仁也自有許多樣又如於師吾哭諸寢朋友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於野恩義自有許多節語類

第十五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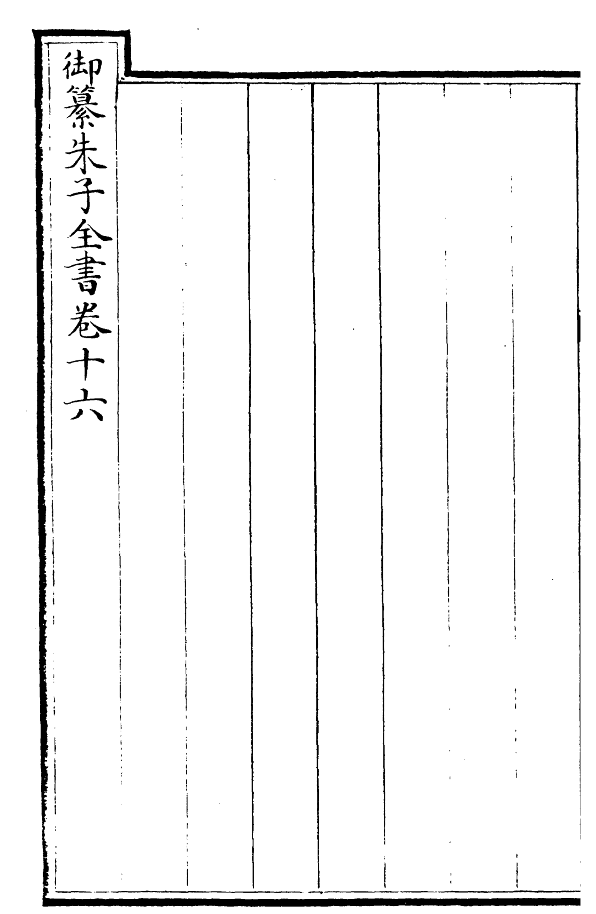
問記云若有疾風迅雷甚雨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看來不如此定是不安但有終日之雷終夜之雨如何得常如此曰固當常如此但亦主於疾風迅雷甚雨若平平底雷風雨也不消如此問當應接之際無相妨否曰有事也只得應語類

第十六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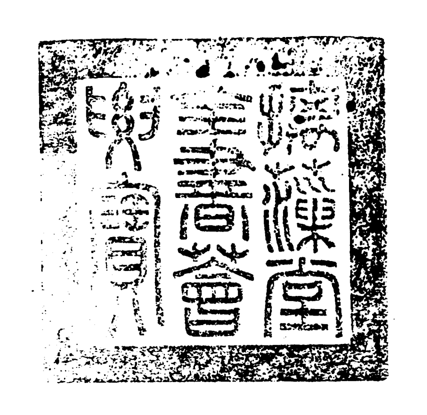
立之說車中不內顧一章曰立視五巂式視馬尾蓋巂是車輪一轉之地車輪高六尺圍三徑一則闊丈八



五轉則正為九丈矣立視雖遠亦不過此語類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舉人臣董凝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千八百八十五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七

論語八

先進第十一

先進於禮樂章

問先進於禮樂此禮樂還説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曰也不止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

理如今日事都恁地侈靡某在南康時通上位書啓只把紙封後來做書盝如今盡用紫羅背盝内用真紅事事都如此如何合殺問孔子又云吾從周只是指周之前輩而言曰然聖人窮而在下所用禮樂固是從周之前輩若聖人達而在上所用禮樂須更有損益不止從周之前輩若荅顔子為邦之問則告以四代之禮樂問如孔子所言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又云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

鐘鼓云乎哉此皆欲損過就中之意曰固是此等語最多又云觀聖人意思因見得事事都如此非獨禮樂如孟子後面說許多鄉原狂狷亦是此意鄉原直是不好寧可是狂底狷底如今人恁地文理細密倒未必好寧可是白直粗疎底人語類

從我於陳蔡章

問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曰此說當從明道謂此時適皆不在孔子之門思其相從於患難而言其不在

此耳門人記之因歷數顏子而下十人并目其所長云耳

問德行不知可兼言語文學政事否曰不消如此看自就逐項上看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有德行而短於才者 以上語類二條

回也非助我章

舊曾問李先生顏子非助我者處李先生云顏子於聖人根本有默契處不假枝葉之助也如子夏乃枝葉

之功_{語類}

顔路請子之車章

問注以為命車何以驗之曰禮記言大夫賜命車語類

問顔淵死孔子若有財還與之椁否曰不與喪稱家之有無顔淵家本無則其無椁乃為得宜孔子若與之椁便是使顔淵失宜孔子必不肯蓋椁者可有可無者也若無棺則必與之矣曰孔子若有財必與顔淵為椁盖朋友有通財之義况孔子之於顔淵視

之如子耶所謂喪具稱家之有無者但不可以非義他求耳答石子重○文集

門人厚葬章

門人厚葬是顔子之門人不得視猶子以有二三子故也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此古注説得甚好又簡徑語類

季路問事鬼神章

或問季路問鬼神章曰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

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
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盡得這道理無欠闕到那
死時乃是生理已盡安於死而無愧
問人鬼一理人能誠敬則與理為一自然能盡事人事
鬼之道有是理則有是氣人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是
如此否曰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誠敬不至以之
事人則必不能盡其道况事神乎不能曉其所以生
則又焉能曉其所以死乎

亞夫問未知生焉知死先生曰若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纔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一盡得這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知矣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是也

或問季路問鬼神章曰世間無有聚而不散散而不聚之物聚時是這模樣則散時也是這模樣若道孔子說與子路又不全與他說若道不說又也只是恁地

問伊川謂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是兼氣與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以上語類五條

盡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亦可見矣近世說者多借先聖之言以文釋氏之旨失其本意遠矣答廖子晦

問子路問事鬼神一章誼謂由聚散故有生死由幽明故有人鬼而所謂理則無有聚散幽明之異也學者求盡乎理可也盡乎事人之理則鬼神之理不外是知其所以生則死之理可見亦即其著見者而致其知實其行而已不然將求諸怳惚茫昧之域終亦不知焉耳矣曰亦善然事人之道未易盡所以生者亦未易知也答方賓王○以上文集二條

閔子侍側章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侃侃剛直之貌不必泥事迹以二子氣象觀之賜之達求之藝皆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才便自暴露便自然有這般氣象閔子純於孝自然有誾誾氣象

誾誾是深沈底侃侃是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

問誾誾行行侃侃皆是剛正之意如冉求平日自是箇退遜之人如何也解有此意思曰三子皆意思大同

小異求賜則微見其意子路則全體發在外閔子則又全不外見然此意思亦自在三子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曰豈非以卑承尊易得入於柔佞卑諂三子各露其情實如此故夫子樂之曰都無那委曲回互底意思

問誾誾行行侃侃曰閔子於和悅中却有剛正意思仲由一於剛正閔子深厚仲由較表露閔子路不得其死然曰然者未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使子

路能變其氣習亦必有以處死

或問子路死於孔悝之難死得是否曰非是自是死得

㪲出公豈可仕也又問若仕於孔悝則其死為是否

曰未問死孔悝是不是只合下仕於衛自不是了況

孔悝亦自是不好底人何足仕也子路只見得可仕

於大夫而不知輒之國非可仕之國也問孔門弟子

多仕於列國之大夫者何故曰他别無科闕仕進者

只有此一門舍此則無從可仕所以顔閔寧不仕耳

子路死孔悝之難未為不是只是他當初事孔悝時錯了到此不得其死衛君不正冉有子貢便能疑而問之有思量便不去事他若子路粗率全不信聖人說話必也正名亦是教子路不要事衛他更說夫子之迂若由也不得其死聖人已見得他錯了但不如鳴鼓攻之責得求之深雖有不得其死及正名之說然終不分曉痛說與他使之知不要事孔悝此事不可曉不知聖人何故不痛責之以上語類六條

子貢問師與商也章

問師也過商也不及看過與不及處莫只是二子知見上欠工夫曰也不獨知見上欠只二子合下資質是這模樣子張便常要將大話蓋將去子夏便規規謹守看論語中所載子張說話及夫子告子張處如多聞闕疑多見闕殆之類如子張自說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此說話固是好只是他地位未說得這般話這是

大賢以上聖人之事他便把來盖人其踈曠多如此孔子告子夏如云無為小人儒又云無欲速無見小利如子夏自言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之類可見又問參也竟以魯得之魯却似有不及之意然曾參雖魯而規模志向自大所以終能傳夫子之道子夏合下淺狹而不能窮究道體之大全所以終於不及曰魯自與不及不相似魯是質樸渾厚意思只是鈍不及底恰似一箇物事欠了

柴也愚章

吳伯英問柴也愚因說柴嘗避難於衛不徑不竇使當時非有室可入則柴必不免此還合義否曰此聖人所以言其愚也若夫子畏於匡微服過宋料須不如此

參也竟以魯得之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捱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別人只略綽見得些小

了便休令一樣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捱得到略曉得處便説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更不放舍若這事看未透真是捱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

曾子以魯得之只是魯鈍之人却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以上語類三條

回也其庶乎章

敬之問回也其庶乎屢空大意謂顔子不以貧窶動其

心故聖人見其於道庶幾子貢不知貧富之定命而於貧富之間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講論者多出億度而中曰據文勢也是如此但顔子於道庶幾却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益見其好子貢不受命也在平日聖人亦不因其貨殖而言賀孫因問集註云顔回言其樂道又能安貧以此意看若顔子不處貧賤困窮之地亦不害其為樂曰顔子不處貧賤固自樂到他處貧賤只恁地更難所以聖人於此數

數括掇出來

問呂曰貨殖之學聚所聞見以度物可以屢中而不能悉中嘗記前輩一說曰自太史公班固列子貢於貨殖下與馬醫夏畦同科謂其所至諸侯莫不分庭抗禮天下後世無不指子貢為豎賈之事子貢孔門高弟豈有聖人之門而以賈豎為先乎屢空無我者也其學則自内而求貨殖自外而入非出於己之所自得也特其才高凡接於見聞者莫不解悟比之屢空

者為有間矣曰此說乃觀文葉公所作審是集中之語葢吕與叔之遺意也乍看似好而道理恐不如是葢屢空者空乏其身也貨殖則對屢空而言不能不計較者是也范氏曰顏子簞食瓢飲屢絶而不改其樂天下之物豈有能動其心者此說為得之以上語類二條

屢空只是空乏之空古人有簞瓢屢空之語是也但言顏子數數空匱而不改其樂耳下文以子貢貨殖為言正對此相反而言以深明顏子之賢也若曰心空

則聖人平日之言無若此者且數數而空亦不勝其間斷矣此本何晏祖述老莊之言諸先生蓋失不之正耳答潘恭叔

問集註解回也其庶乎屢空章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竊疑又字似作兩截蓋樂道故能安貧而安貧所以樂道也曰世間亦有資美而能安貧者皆以為知道可乎更思之答趙恭父〇以上文集二條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問善人之道曰善人之道只是箇善人底道理所謂善人者是天資渾然一箇好人他資質至善而無惡即可欲之謂善他所行底事自然皆善不消得按本子自不至於惡若是常人不依本子便不能盡善流而為惡但他既天資之善故不必循途守轍行之皆善却緣只是如此而無學故不能入聖人閫室橫渠之解極好語類

論篤是與章

問論篤是與章集註云云詳此文義恐只是說不可以言取人下文又言不可以貌取人何也曰色莊便是兼著貌字答趙恭父○文集

子畏於匡章

或問回何敢死伊川改死為先是否曰伊川此話門人傳之恐誤其間前後有相背處今只作死字說其曰吾以汝為死矣者孔子恐顏回遇害故有此語顏子答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顏子謂孔子既得脫禍吾可

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顔子只得以死救之也

或問顔路在顔子許人以死何也曰事偶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别不許以死在未處難以前乃可如此處已遇難却如此說不得語類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問據賀孫看來仲由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保仲由終是不屈曰不要論他氣質只這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也是知他必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

死於不可奪之節是難事才出門去事君這身己便不是自家底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做一郡太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這不成休了便當以死守之亦未為難惟卒遇君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些子這誠是難今處草茅說這般事似未為切己看史策所載篡易之際直是難處篡弑之賊你若不從他他便殺了你你從他便不死既是貪生惜死何所不至

問孔門弟子如由求皆仕於季氏何也曰只仕便是病了儘高底便不肯仕如閔子曾子是也但當時不仕則已仕則必出於季氏盖當時魯君用舍之權皆歸於季氏也又問子路未易屈者當時亦仕於季氏盖他雖不能行其道亦稍知尊敬之曰說道他尊敬不得才不當仕時便教他尊敬也不當仕次日見先生先生又曰夜來說尊敬話這處認不得當下便作病而今說被他敬去仕他若是箇賊來尊敬自家自家

還從他不從他但看義如何耳

問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張子韶解此謂當其微有不可則隨即止之無待其事之失過之形而後用力以止之也曰子韶之說不通與上下文義不相貫近世學者多取此說愛其新奇而不察其不當於理此甚害事不可不知也以上語類三條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章

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為政但謂為學不必讀書耳上

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為學也捨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既失之矣況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為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為佞而惡之答陳明仲○文集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讀曾晳言志一章曰此處正要理會如子路説比及三

年可使有勇冉有云可使足民不知如何施設得便如此曾晳意思固是高遠須是看他如何得如此若子細體認得這意思分明令人消得無限利禄鄙吝之心須如此看方有意味

冉求公西赤言皆退讓却是見子路被哂後計較如此

説子路是真此四人氣象好看

曾點之志夫子當時見他高於三子故與之要之觀夫子不知所以裁之之語則夫子正欲共他理會在

或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待諸子以可用對而曾點獨不荅所問夫子乃許之何也曰曾點意思見得如此自與諸子别看他意思若做時上面煞有事在或問如何煞有事曰曾點見得如此時若子路冉求公西華之所為曾點為之有餘又曰只怕曾點有莊老意思或問曾點是實見得如此還是偶然說著曰這也只是偶然說得如此他也未到得便做莊老只怕其流入於莊老又問東萊說曾點只欠寛以居之這是

如何曰他是太寛了却是工夫欠細密因舉明道説康節云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貼貼地

問夫子令四子言志故三子皆言用夫子卒不取而取無用之曾點何也曰三子之志趣皆止於所能而曾點氣象又大志趣又别極其所用當不止此也又曰曾點雖是如此於用工夫處亦欠細密

先生令叔重讀江西嚴時亨歐陽希遜問目皆問曾點言志一段以為學之與事初非二致學者要須涵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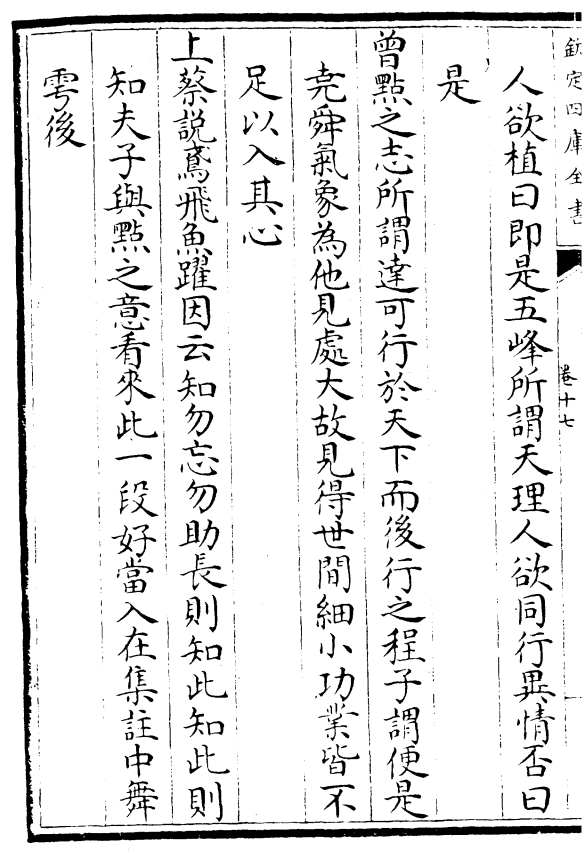
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之地則無事不可為也先生曰此都説得偏了學固著學然事亦豈可廢也若都不就事上學只要便如曾點樣快活將來却恐狂了人去也學者要須常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襟懷方始不偏蓋三子是就事上理會曾點是見得大意曾點雖見大意却少事上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點底脱灑意思若曾子之學却與曾點全然相反往往曾點這般説話曾子初間却理會不得他但

夫子説東便去學東説西便去學西説南便去學南説北便去學北到學來學去一旦貫通却自得意思也

他父子之學正相反曾子是一步一步踏著實地去做直到那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方是然他到這裏也只是唯而已也不曾恁地差異從此後也只是隱隱貼貼恁地去到臨死尚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也依舊是戰戰兢兢不曾恁地自在曾晳不

曾見他工夫只是天資高後自說著如夫子說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這便是狂簡

問集註云曾點之學有以見乎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流行之妙日用之間皆人所共曾點見處莫是於飢食渴飲冬裘夏葛以至男女居室之類在曾點見則莫非天理在他人則只以濟其嗜欲曰固是同是事是者便是天理非者便是人欲如視聽言動人所同也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天理非禮而視聽言動便是



人欲植曰即是五峰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否曰是

曾點之志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程子謂便是堯舜氣象為他見處大故見得世間細小功業皆不足以入其心

上蔡說鳶飛魚躍因云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看來此一段好當入在集註中舞雩後

問前輩説鳶飛魚躍與曾點浴沂一事同不知曾點之事何緣與子思之説同曰曾點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問何以見曾點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曰若非見得日用之間無非天理只恁地空樂也無意思人曰諸子有安排期必至曾點只以平日所樂處言之曾點不説道欲做那事不做那事又曰曾點以樂於今日者對諸子以期於異日者對又曰具今日見得又别節次日問節取先生所註一段看不見與昨日之

說異曰前日不曾說諸子有安排期必至曾點無之

以上語類

十一條

問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夫子既語之以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正是使之盡言一旦進用何以自見及三子自述其才之所能堪志之所欲為夫子皆不許之而獨與曾點看來三子所言皆是實事曾點雖答言志之問實未嘗言其志之所欲為有似逍遥物外不屑當世之務者而聖人與

此而不與彼何也集註以為味曾點之言則見其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藏了無與於我是雖堯舜事業蓋所優為其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不可同年而語矣某嘗因是而思之為學與為治本來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三子却分作兩截看了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皆是學者所當理會無一件是少得底然須先理會要教自家身心自得無欲則天下無

不可為之事程子所謂不得以天下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事物者是矣夫子嘗因孟武伯之問而言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聖人固已深知其才所能辦而獨不許其仁夫仁者體無不具用無不該豈但止於一才一藝而已使三子不自安於其所已能孜孜於求仁之是務而好之樂之則何暇規規於事為之末緣他有這箇能

解橫在肚皮裏常恐無以自見故必欲得國而治之一旦夫子之問有以觸其機即各述所能子路至於率爾而對更無推遜求赤但見子路為夫子所哂故其辭謙退畢竟是急於見其所長聖門平日所與講切自身受用處全然掉在一偪不知今日所存便是後日所用見得他將為學為治分作兩截看了所以氣象不宏事業不能造到至極如曾點浴沂風雩自得其樂却與夫子飯疏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簞瓢

陋巷不改其樂襟懐相似程子謂夫子非樂疏食飲
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謂顔子非樂簞瓢
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要知浴沂
風雩人人可為而未必能得其樂者正以窮達利害
得以累其心而不知其趣味耳夫舉體遺用潔身亂
倫聖門無如此事全不可以此議曾點蓋士之未用
須知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天理自然之安方是
本分學者曾點言志乃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無入而不自得者故程子以為樂而得其所也譬如今時士子或有不知天分初無不足游泳乎天理之中大小大快活反以窮居隱處為未足以自樂切切然要做官建立事功方是得志豈可謂之樂而得其所也孟子謂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孟子所謂君子所性即孔子顔子曾點之所樂如此如老者

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物各付物與天地同量惟顔子所樂如此故夫子以四代禮樂許之此浴沂風雩識者所以知堯舜事業曾點固優為之也然知與不知在人用與不用在時聖賢於此乘流則行遇坎則止但未用時只知率性循理之為樂正以此自是一統底事故也龜山謂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外邊用計用較假饒立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如子路當蒯聵之難知食

馬不避其難而不知衛輒之食不可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後來所成就止於如此正為他不知平日率性循理便是建功立事之本未到無入不自得處夫子之不與其有以知之矣所見如此不背馳否乞與訂正曰此一段說得極有本末學者立志要當如此然其用力却有次第已為希遜言之矣答嚴時亨

問集註中說曾點處有樂此終身一句不知如何曰觀

舜居深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豈不是樂此以終身後來事業亦偶然耳若先有一豪安排等待之心便成病痛矣註中若無此句即此一轉語全無收拾答他聖人問頭不著只如禪家擎拳豎拂之意矣

荅甘吉甫○以上文集二條

顔淵第十二

顔淵問仁章

克己復禮如通溝渠壅塞仁乃水流也

克己復禮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克己則禮自復閑邪則誠自存非克己外別有復禮閑邪外別有存誠

克己復禮所以言禮者謂有規矩則防範自嚴更不透漏

克己復禮為仁與可以為仁矣之為如謂之相似與孝弟為仁之本為仁由己之為不同

一於禮之謂仁只是仁在内為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遮

了克去己私復禮乃見仁仁禮非是二物
林安卿問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盖是就發動處克將
去必因有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
而用力也曰如此則未動以前不消得用力只消動
處用力便得如此得否且更子細次早問看得如何
林舉註中程子所言克己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
為對曰這箇也只是微有些如此分若論敬則自是
徹頭徹尾要底如公昨夜之說只是發動方用克則

未發時不成只在這裏打瞌睡懞憧等有私欲來時旋捉來克如此得否又曰若待發見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是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

或問克己之私有三氣稟耳目口鼻之欲及人我是也不知那箇是夫子所指者曰三者皆在裏然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又問克者勝也不如以克訓治較穩曰治字緩了且如捱得一分也是

治捱得二分也是治勝便是打疊殺了他

克己復禮不可將理字來訓禮字克去己私固即能復天理不成克己後便都没事惟是克去己私了到這裏恰好著精細底工夫故必又復禮方是仁聖人却不只説克己為仁須説克己復禮為仁見得禮便事事有箇自然底規矩凖則

亞夫問克己復禮章曰今人但説克己更不説復禮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是克己復禮之目也顏子

曾問夫子曾荅荅得來包括得盡己字與禮字正相對說禮便有規矩準繩且以坐立言之己便是箕踞禮便是坐如尸己便是跛倚禮便是立如齊但如此看便見又曰克己是大做工夫復禮是事事皆落腔窠克己便能復禮步步皆合規矩準繩非是克己之外别有復禮工夫也釋氏之學只是克己更無復禮工夫所以不中節文便至以君臣為父子父子為君臣一齊亂了吾儒克己便復禮見得工夫精細聖人

說得來本末精粗具舉下面四箇勿字便是克與復工夫皆以禮為準也克己復禮便是捉得病根對證下藥仲弓主敬行恕是且涵養將去是非猶未定涵養得到一步又進一步方添得許多見識克己復禮便剛決克除將去

因論克己復禮洽歎曰為學之艱未有如私欲之難克也先生曰有柰他不何時有與他做一片時

呂與叔說克己從那己物對處克此說雖好然不是夫

子與顔子説底意夫子説底是説未與物對時若與物對時方克他却是自家己倒了幾多所謂己只是自家心上不合理底便是不待與物對方是又曰呂與叔克己銘只説得一邊

國秀問聖人言仁處如克己復禮一句最是言得仁之全體否曰聖人告人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無非言仁若見得時則何處不是全體何嘗見有半體底仁但克己復禮一句却尤親切

孔門弟子如仁字義字之説己各各自曉得文義但看答問中不曾問道如何是仁只問如何行仁夫子答之亦不曾説如何是仁只説道如何可以至仁如顔子之問孔子答以克己復禮仲弓之問孔子答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司馬牛之問孔子答以仁者其言也訒樊遲之問孔子答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想是仁字都自解理會得但要如何做

問克己復禮即仁乎曰克己復禮當下便是仁非復禮之外别有仁也此間不容髮無私便是仁所以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若真箇一日打併得淨潔便是仁如昨日病今日愈便不是病

一日克己復禮則一日天下歸仁二日克己復禮則二日天下歸仁

一日存此心則一日有此德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不是恁地略用工夫便一日自能如此須是積工夫

到這裏若道是一日克己復禮天下便一向歸其仁也不得若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其仁明日若不克己復禮天下又不歸仁

問一日克己復禮如何使天下便能歸仁曰若真能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有歸仁之理這處亦如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意思在家無怨一家歸其仁在邦無怨一邦歸其仁就仲弓告止於邦家顔子體段如此便以其極處告之又曰歸猶歸重之意

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向來徐誠叟說此是克己工夫積習有素到得一日果能克己復禮然後天下歸仁如何曰不必如此說只是一日用其力之意問有人一日之中克己復禮安得天下便歸仁曰只為不曾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即便有一日之仁顏子三月不違仁只是拳拳服膺而弗失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今日克念即可作聖明日罔念即為狂矣曰到顏子地位其德已成恐不如此曰顏子

亦只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除是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說此

敬之問上面克己復禮是要克盡己私下面四勿是嚴立禁制使之用力曰此一章聖人說只是要他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是言克己復禮之效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是言克己復禮工夫處在我而不在人下面請問其目則是顏子更欲聖人詳言之耳蓋非禮勿視便是要在視上克己復禮非禮

勿聽是要在聽上克己復禮非禮勿言是要在言上克己復禮非禮勿動是要在動上克己復禮前後反復只說這四箇字若如公說却是把作兩截意思看了

問顔淵問仁孔子對以克己復禮顔淵請問其目則對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看得用力只在勿字上曰亦須是要睹當得是禮與非禮

非禮勿視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

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纔禁止便克己纔克去便能復禮又云顔子力量大聖人便就他一刀截斷若仲弓則是閉門自守不放賊入來底然敬恕上更好做工夫

或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曰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如此類工夫却易視遠惟明才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才非德便是不聰如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

元翰問非禮勿視聽言動看來都在視上曰不專在視上然聽亦自不好只緣先有視聽便引惹得言動所以先說視聽後說言動佛家所謂視聽甚無道理且謂物雖視前我元不曾視與我自不相干如此却是將眼光逐流入閙可也聽亦然天下豈有此理坐間舉佛書亦有克己底說話先生曰所以不可行者却無復禮一段事既克己若不復禮如何得

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上句是說視聽

言動皆由中出下句是用功處問須是識別得如何是禮如何是非禮曰固是用分别得然緊要在勿字上不可放過

直卿問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此是說仁之體而不及用曰制於外便是用又曰視聽自外入言動自內出聖人言語緊密如此聖人於顔子仲弓都是就綱領上說其他則是就各人身上說

尹叔問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四句

莫有優劣否曰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粗為處動思處亦動思是動於内為是動於外蓋思於内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然專誠於思而不守於為不可專守於為而不誠於思亦不可又曰看文字須是得箇骨子諸公且道這動箴那句是緊要道夫云順理則裕莫是緊要否曰更連從欲則危兩句都是這是生死路頭又曰四者惟視為切所以先言視而視箴之說尤重於聽也以上語類二十七條

天下歸仁熟考經文及程氏說似只謂天下之人以仁歸之與吕氏贊不同盖事事合理則人莫不稱其仁如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比若有豪髮之私留於胷中則見乎外者必有所不可揜矣人亦必以其實而稱之又何歸仁之有答連嵩卿

克己之目不及思竊謂洪範五事以思為主盖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為之法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之次思最

在後而夫子於此亦徧舉四勿而不及夫思焉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係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程子四箴意正如此答陳明仲

視聽與見聞不同聲色接於耳目見聞也視聽則耳目從乎聲色矣不論心受與不受也答石子重

問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曰由乎中而應乎外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是由中而出汎言

其理之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工夫出來也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説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内自莱流根之意非謂内外交相養與此章之文本不相戾不須如此分疏也如視聽二箴云心兮本虚隶彞天性亦皆是推本而言若其工夫則全在制之於外閑邪勿聽處可更詳之答吕子約○以上文集四條

仲弓問仁章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著那出門使民在邦無怨在

家無怨緊接著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直到這裏道理方透徹似一片水流注出來到這裏方住中間也間斷不得效驗到這處方是做得透徹充足飽滿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外内間纔有一人怨他便是未徹便如天下歸仁底纔有一箇不歸仁便是有未到處又云内外無怨便是應處處如關雎之仁則有麟趾之應鵲巢之仁則有騶虞之應問仁者甚多只荅顔子仲弓底說得來大

或問推己及物之謂恕曰推己及物便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然工夫却在前面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須是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或問未出門使民之前更有工夫否曰未出門使民之時只是如此惟是到出門使民時易得走失故愈著用力也

或問伊川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聖人之言得他恁地說也好但使某荅那人則但云公且去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因曰那未出門

使民時自是當敬不成未出門使民時不敬却待出門時旋旋如見大賔使民時旋旋如承大祭却成甚舉止聖人所以只直說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祭更不說那未出門使民時如何如今恁地說却較淡了

先生自唐石歸曰路上有人問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如以刑罰加人豈其人之所欲便是不恕始得且說如何衆人各以意對先生曰皆未分明伊川云恕

字須兼忠字說此說方是盡忠是盡己也盡己而後為恕以刑罰加人其人實有罪其心亦自以為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強之以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者乃其外面之私心若其真心既已犯罪亦自知其當刑矣今人只為不理會忠而徒為恕其弊只是姑息張子韶中庸有云聖人因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即此論也今人只為不能盡己故謂人亦只消如此所以汎然亦不責人遂至於彼此皆自恕而

己

問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曰此以效驗言若是主敬行恕而在家在邦皆不能無怨則所謂敬恕者未是敬恕

問怨有是有非如何都得他無怨曰此且說怨得是底未說到不是底

希遜問夫子荅顔子仲弓問仁之異曰此是各就他資質上說然持敬行恕便自能克己克己便自能持敬行恕亦不必大段分別

克己復禮是剛健勇決一上便做了若所以告仲弓者是教他平穩做去慢慢地消磨了譬如服藥克己者要一服便見效敬恕者漸漸服藥磨去其病也

或問克己復禮者乾道莊敬持守者坤道如何分別曰乾道奮發而有為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之類是也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坤道靜重而持守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類是也

觀夫子告二子氣象各有所類以上語類八條

問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祭就體上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用上說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就效處說曰此說甚好擇之疑出門使民已是用處然亦不妨蓋此兩事只是自家敬其心耳未有施為措置也荅石子重○文集

司馬牛問仁章

宜久問仁者其言也訒曰仁者心常醒在見箇事來便知道須要做得合箇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道為

之難故自不敢輕言若不仁底人心常如睡底相似
都不曾見箇事理便天來大事也敢輕輕做一兩句
說了
仁者之人言自然訒在學仁者則當自謹言語中以操
持此心且如而今人愛胡亂說話輕易言語者是他
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
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心存則自是不敢胡亂說話大
率說得容易底便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嘗為之也若

不敢胡亂做者必不敢容易説然亦是存得這心在

或曰言行常相表裏又曰人到得少説話時也自是心細了

或問顔子仲弓司馬牛問仁雖若各不同然克己工夫也是主敬其言也訒也是主敬曰司馬牛如何做得顔子仲弓底工夫須是逐人自理會仁譬之屋克己是大門打透便入來主敬行恕是第二門言訒是箇小門雖皆可通然小門便迂迴得些是他病在這裏如先難後獲亦是隨他病處説以上語類四條

司馬牛問君子章

不憂不懼司馬牛將謂是塊然頑然不必憂懼不知夫子自說是内省不疚自然憂懼不來

為學須先尋得一箇路逕然後可以進步可以觀書不然則書自書人自人且如孔子說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須觀所以不憂不懼由内省不疚學者又須觀所以内省不疚如何得來以上語類二條

司馬牛憂曰章

死生有命言稟之素定非今日所能移富貴在天言制之在彼非人力所能致答連嵩卿○文集

問四海皆兄弟胡氏謂意圓語滯以其近於二本否曰子夏當初之意只謂在我者敬而無失與人又恭而有禮如此則四海之内皆親愛之何患乎無兄弟要去開廣司馬牛之意只不合下箇皆兄弟字便成無差等了語類

子張問明章

問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曰譖是譖人是不干己底事才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閒言冷語掉放那裏說教來不覺愬是切己底事方說得緩慢人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切要忽然間觸動他如被人罵便說被人打被人打便說人要殺蓋不如此不足以觸動他也又問明而遠是見得到否曰是明字說不足又添箇遠字贊之

或問膚受之愬切近災也若他父兄有急難其事不可

緩來想時便用周他若待我審究得實己失事了此當如何曰不然所以說明又說遠須是眼裏識箇真偽始得若不識箇真偽安得謂之明遠這裏自有道理見得過他真偽却來瞞我不得譬識藥材或將假藥來賣我識得過任他說千言萬語我既見破偽了看如何說也不買此所以謂之明遠只是這些子以上

語類二條

子貢問政章

問民無信不立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曰是民自不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立矣問民如何是不立曰有信則相守而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臣棄其君子棄其父各自求生路去語類

棘子成曰章

問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古注只作一句說先生作兩句說如何曰若作一句說則惜乎二字無著落

問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如何以

文觀人曰無世間許多禮法如何辨得君子小人如老莊之徒絶滅禮法則都打箇没理會去但子貢之言似少差別耳如孔子説禮與其奢也寧儉與其不遜也寧固便説得好

棘子成全説質固未盡善子貢全説文以矯子成又錯若虎皮羊皮雖除了毛畢竟自別事體不同使一箇君子與一箇屠販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為本如寧

僉寧戚之意　以上語類三條

哀公問於有若章

問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百姓既足不成坐視其君不足亦無此理盖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君雖厚斂亦不濟事　語類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問主忠信徙義曰主忠信者每事須要得忠信且如一句話不忠信便是當得没這事了主字須重看喚做

主是要將這箇做主徙義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遷徙去那義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更徙去令都合義主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徙義恁地便德會崇若不先主忠信即空了徙去甚處如何會崇主忠信而不徙義却又固執

主忠信是剳脚處徙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矣

問子張問崇德辨惑孔子既荅之矣末又引我行其野

之詩以結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伊川言此二句當冠之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後之傳者因齊景公問政而誤耳至范氏則以為人之成德不以富亦祇以行異於野人而已此二説如何曰如范氏説則是牽合如伊川説則是以富言千駟異言夷齊也今只得如此説以上語類三條

子張問政章

亞夫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居之無倦在心上説行

之以忠在事上說居之無倦者便是要此心長在做主不可放倒便事事都應得去行之以忠者是事事要著實故某集註云以忠則表裏如一謂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此事事靠實去做也

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若是有頭無尾底人便是忠也不久所以孔子先將箇無倦逼截他

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所居是自己事要終始如一行之以忠是對人言之謂應接時恐有不誠處

子張是箇有鋭氣底人他做事初頭乗些鋭氣去做少閒做到下梢多無殺合故告以居之無倦又且不樸實故告之以行之以忠欲其盡心力也以上語類四條

季康子患盜章

問楊氏謂欲民之不為盜在不欲而已橫渠謂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自不為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子必不竊故為政在乎足民使無所欲而已如横渠之說則是孔子當面以季康子比

盜矣孔子於季康子雖不純於為臣要之孔子必不面斥之如此聖人氣象恐不若是如楊氏所說只是責季康子之貪然氣象和平不如此之峻厲今欲且從楊氏說如何曰善語類

子張問士章

問何如斯可謂之達曰行得無窒礙謂之達在家必達在邦必達事君則得乎君治民則得乎民事親則孝事長則弟無所不達植錄云如事親則得乎親事君則得乎君之類又曰色

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正是指子張病痛處

周問聞達之别曰達是退一步底聞是近前一步做底

退一步底卑遜篤實不求人知一旦工夫至到却自

然會達聞是近前一步做惟恐人不知故矜張誇大

一時若可喜其實無足取者

質直而好義便有箇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

以下人便又和順低細不至觸突人矣慮謂思之詳

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覺知也聖人言語都如

此周徧詳密

問察言而觀色曰此是實要做工夫葢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己意說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他還不信受他如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也大抵人之為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才自高了便不濟事

問質直而好義和靖謂立志質直如何曰這箇莫不須說立志質直但只是無華偽質是樸實直是無偏曲

而所行又合宜察人之言而觀人之色審於接物慮以下人只是一箇謙如此便做得去達是做得去又

問仁如何以顔色取曰此處與前說相反只是顔色雖做仁者舉止而所行又却不如此此恐是就子張身上說

色取仁而行違這是占外面地位闊了裏面填不足

問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與鄉原如何曰却不同那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底是大拍

頭做要壓倒人鄉原却是不作聲不作氣陰沈做罪過底人義剛言二者皆是要譽而天理都不存了曰固是如此但一箇是向前去做一箇是退來做以上語類

七條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陳希真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曰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先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為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為矣德者理之

得於吾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為而無為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才為些小利害討些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起也

亞夫問先難而後獲先事後得莫是因樊遲有計較功利之心故如此告之曰此是後面道理而今且要知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葢做合做底事便純是天里才有一豪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箇天理做將去德便自崇才有人欲便這裏做得一兩分却那

裏缺了一兩分這德便消削了如何得會崇聖人千言萬語正要人來這裏看得破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須是截斷了外面他人過惡只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才去檢點他人自家這裏便踈心便粗了

問子張樊遲崇德辨惑之問何故荅之不同曰子張是矜張不實底人故夫子於崇德則告之以主忠信徙義欲收斂著實做工夫常人之情好人惡人只是好

之惡之而已未至於必欲其生必欲其死處必是子張平日於喜怒之間用心過當故又告之以此樊遲為人雖無所考以學稼學圃及夫子荅問觀之必是箇鄙俗粗暴底人故夫子告之以先難後獲此又以先事後得告之蓋鄙俗則有近利之意粗暴則有因忿忘身之患皆因其失而救之也以上語類四條

樊遲問仁章

樊遲未達者蓋愛人且是汎愛知人則有所擇二者相

反故疑之夫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能使枉者直便是仁樊遲誤認二句只是知故見子夏而問之子夏遂言之至於不仁者遠然後仁知之義皆備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不論直與枉一例愛他也不得大抵惟先知了方能頓放得箇仁也聖人只此兩句自包上下後來再與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所以為聖人之言以上語類二條

子貢問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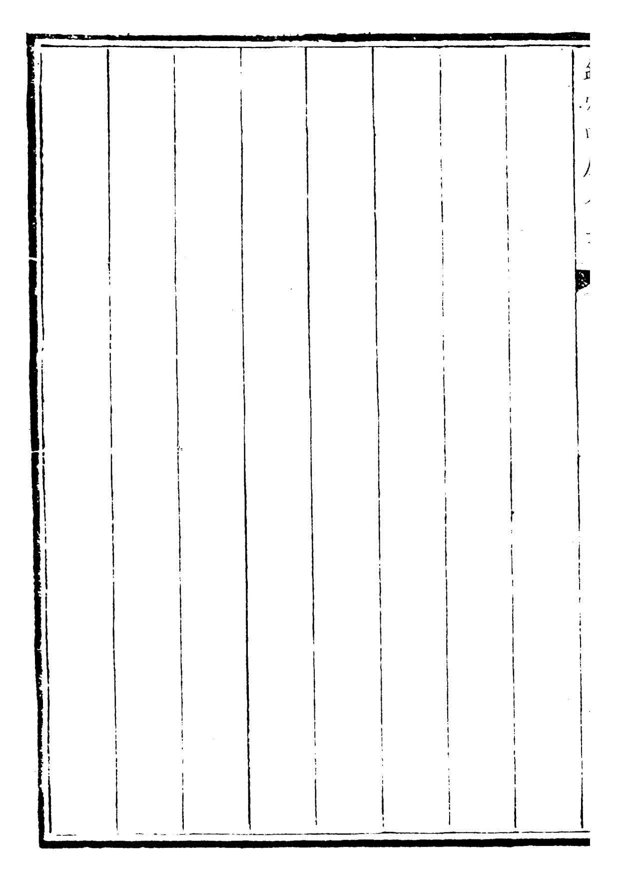
問忠告善道曰告之之意固是忠了須又教道得善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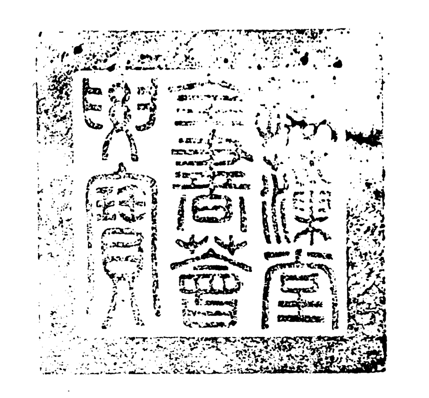
得語類

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七

謹案第二十二頁前三行大小大快活句疑有訛字

第四十六頁前六行先事後得刋本後訛從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范　栩